

当年明成祖朱棣坐上龙庭后，就大兴土木修筑禁城。新挖护城河，挖出的新土便堆在原元朝皇宫的废墟上。一层层垒上去，便有了煤山，亦即今天的景山。

平地而起的景山，在大平原虽说也有几分突兀，但毕竟只有百十米高，很不幸又与紫禁城站在了一起，其声名、气势自然就被淹没了。要不是半山上有棵歪脖子老槐，老槐上又吊死过皇帝，这皇帝又偏偏是大明王朝的末代天子崇祯，这景山是成不了人气极旺的旅游景点的。当游客潮水般涌向那棵著名的槐树时，我也不能免俗。

景山公园的风景平庸单调得让人不敢相信。园中很干净，看不见一株杂草，甚至看不见一片落叶。一色的柏树植满公园的底部，排列整齐、均匀，好像在操场上做课间操的中学生。难怪游客一进园门，会统统在导游的各色小旗招引下直奔那棵老槐树。

其实，那老槐树也平常得很。它长在距山脚几十步远的地方，未见有古木参天之势。树确是古槐，但已没了树冠，残存的主干和虬枝倒还粗大硕壮，孤独地站在柏树间，看上去有倚老卖老的味道。后来听说这树是前些年才从别处移来，而真正让崇祯上过吊的“歪脖子老槐”已在文革中被连根拔起。

有点扫兴。不过一细想，眼前的老槐树等于是一件道具，虽是假的，但毕

从前，我们离自然很近，近到推窗就能见到山，伸手就能触到一条青藤柔嫩的臂弯。近到打开门，一脚就踏进春天或夏天的庭院。每个季节都会有花盛开，不知疲倦，也从不懈怠。一只知更鸟躲在桃树青绿的枝上欢快鸣叫，一群鸡鸭悠闲踱步。
夜晚，我们躺在木床上，就听到潺潺溪水声，响亮、欢畅。我们不用去剧院不用就着音响，耳朵里全是天籁。忙碌一整天的人将身体打开，水声适时进入耳朵，仿佛要洗却一天的尘土和劳顿。那是自然亲切的鼾声，但我们的耳朵不会觉得打扰，相反它是动人的催眠曲。

月亮就在檐上，拉开木板窗，就能望见，它是别人的，可仿佛又是为我独有的。有时它正羞涩地穿过一朵微云，有时它清新地开在中天，像一朵洁白的玉兰，有时它又轻描淡写在西边的天幕画出一道嫩黄的眉毛。如果你躺下去，月光就从窗格子倾泻进来，落在被子上，或落在木板上。清亮的月光，皎洁的月光，会在夜晚低吟的月光，丝绸和锦缎一样的月光，那么随意铺展在夜晚，这是自然送给我们的方巾。

清晨，霞光透出东山顶，千万缕金色的丝线从门缝里透进来，是谁的手要绣一件金缕衣？还有些阳光被板壁上一个暗色的树痂给挡住了，那个暗色的痂让阳光照得透亮了，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白斑。我躺在床上，一个又一个数过去，一会儿将它想像成怪兽的红眼，那些清晨就像童话一样充满变幻的惊喜。

傍晚，夕阳下去，有时会留下晚霞作馈赠。那是真正绚丽的晚霞，往后的日子再没出现过的晚霞。它们尽情变幻着神奇的脸，它们让一个黄昏的信笺上落满好看的背景。

下雨了，雨落进春天的土壤里，土壤发出喜悦的滋滋声；雨落进清澈的溪水里，漾起涟漪；落到青碧的莲叶上，溅起晶莹的珍珠。青草更青，麦苗更葱茏，山泉奔突，像银色的箭。

有句名言说得特别好，“人类因梦想而伟大，人生因拼搏而精彩。梦想引领人生，拼搏创造传奇！”我尤为喜欢，把它展开来，可理解为：一个人若有梦想，便会有十足的动力，有了动力，就有了拼搏的劲头，只要肯拼搏，便能创造奇迹、创造出精彩的人生。倘若用名人丁尼生的话来阐释它，便另有一番韵味了，就是梦想只要能持久，就能成为现实。

是呀！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，但是，梦想并不是自我炫耀，而是照亮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删去回忆式的空想，滤去虚幻式的妄想，干好本职工作、学习多种技能，时时奉献自我，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，尽力营造美好的明天。

我的本职工作，是“巡线”。它是现代城市的新生事物，属于360行以外的新兴行业。一般人可能不了解，对它感到很陌生。如果把它与巡诊对应来想，与“安全”结合起来，就不难理解了。

巡线员，说白了，就是“天外工”。巡线苦，却富挑战性，锻炼人，它要求

竟让我们走进了一处真实可感的布景。时令虽为盛夏，但遇阵雨天，又是下午，晦暗的天色更显昏沉，这就很容易让人走进那个悲剧的氛围。就像看戏，英雄武将威风凛凛出场，骑一匹高头大马——那马早已抽像成一条马鞭样的东西。因为看客已经被引入了情节，也就傻乎乎地认同那就是马了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那个春天，崇祯帝孤独地品尝着历代帝王最大的悲哀与绝望。山海关外，除吴三桂的宁远一镇外，这时已全部为清军所陷……

三月十五日，以陕西为根据地的李自成大军蜂涌而来，对京城形成合围之势。崇祯见大势已去，有意迁都南京，但他又想群臣合力劝请。结果，不但想法落空，有人还建议他仿永乐朝事，让太子监国南京。为了面子，他只好“慨然”留守京师……三月十七日，大顺军猛攻北京城。城防已仅仅是一种象征。听着各路传来的凶讯，大臣们人人默然，崇祯惟有仰天长叹，捶胸顿足，烧殿乱走……十八日夜，大顺军急攻西门、平则、德胜诸门后，太监曹化淳开新义门投降，农民军一拥而入外城。其时的崇祯已如疯子。他召来皇后和宠妃，连呼左右进酒，一气狂饮之后，命周皇后急赴坤宁宫自缢。他又催袁贵妃自杀，谁知因上吊的绢带崩断而坠地，崇祯又拔剑乱砍。在杀了几个曾经临幸的嫔妃之后，又提到杀长平公主。长平公主是其长女，本已决定近期

初晴的雨后，叶上挂着晶亮的雨滴，清澈得像孩子闪动的眼睛。

起风了，风从后山的竹林里跑过来，留下一路清响；风从湖畔的苇丛里穿过去，留下一路摇曳的青影。风携带着夏天的清凉，走到我们的老木屋里，傍晚的暑热消散了，我们看着自己的衣袖在风里轻扬，我们看着路旁的芦苇在风里摇晃，我们看着屋顶上的炊烟在风里慢慢变成黄昏的薄雾。我们就想起了家里那一盏橘黄而简陋的灯，想起简单的晚饭的香味。

落雪了，我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下雪是一件需要期待的事。雪确实像昔日的老友那么准时地出现在山村里。宁和的雪夜，我们躲在厚厚的被子里，我们会听到竹子折断的声音，但我们不会说“夜深如雪重，时闻折竹声。”我们只会在心里暗暗欢喜着，雪一定很大，一定很大。

我们的村庄就在树林中，树林就在我们的村庄里。多少树哦，红豆杉、栗子、桃、李、苦棟。我们那么富足：低矮的荆棘为我们奉献出柴禾，高大的乔木为我们备好椽柱和栋梁，殷勤的果树适时捧出果实。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水果是需要买的，春去秋来，只要伸出手去，就可以够到枝头的桃子李子。我们也从没想过生了病动不动就要跑去医院的，家里的石墙上就有草药，院子里的砖缝中也有草药，有多少病痛，就会有多少草药帮我们平复。

我们从自然的手里接过那么多馈赠，春天的芳草，秋天的白霜，枝头的绿荫，脚下柔软的泥土，以及泥土里饱满的种子。她总是那么不声不响地给，我们总是那么不声不响地接受。

我们在自然的怀里耕作和冥想，歌唱或写一首诗以表明自身的伟大，但自然不嘲笑我们的自私和浅薄。她慷慨无比，几乎给出了自己的一切。

许多年后，坐在城市的角落里想起自然的馈赠，我口袋空空，为自己无知的漠视羞愧不已。

你独自面对方方面面，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。要想把巡线工作做细做好，需要“四勤一心”：脚勤、眼勤、嘴勤、脑勤，外加一颗责任心。“干一行，爱一行”，用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，我相信任何事情都能干好！

清苦的工作之余，我爱上了“爬格子”。每天把工作中的点点滴滴、所思所感记录下来，或写工作笔记，或作生活杂感。一天，新调来的部门领导让我结合本职工作写篇稿子，投给集团公司的月刊——《燃气简报》，这是我第一次写稿投给公司简介报，不免有些紧张，改动了几次，忐忑地交了上去，没想到被录用了，文字变成了铅字。渐渐地，我从被动转为了主动，每月积极写稿件递交部门领导，由她转投《燃气简报》。每一篇稿子，我都用心地去写。随着被简报录用篇幅的增加，我写作的热情被调动起来，创作的思路也好像被最大化的“发掘”出来。

2008年，宁波晚报副刊举办了一次题为“谈谈我的本职工作”的征文比赛。身为巡线员的我，便以在巡线工作中的难、乐和爱为主线，写了一篇《我

出嫁。她扯住崇祯袍袖，父女抱头痛哭。最后，万念俱灰的崇祯还是狠心推开女儿，挥剑砍去，左臂尽断，金枝玉叶的公主顿时昏死……

十九日的黎明伴着震天的炮响和马嘶人喊而到来。这时，宣武门、正阳门和朝阳门先后由守门官将献降，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攻入内城。面对冲天的火

【思想散墨】

# 那棵老槐树

林俊燕

光，崇祯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，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。令崇祯帝稍感安慰的是，那个提督京城防卫的太监王承恩还跟着。主仆两人仓皇登上煤山之巅的寿星殿。往年，他多次在这里检阅御林军，而今，眼见这传了十七代 250 多年的江山就要断送在自己的手里，他只有以负罪之身去见列祖列宗。他让王承恩帮他脱下皇袍，一声哀叹，咬指在袍上留下血书……深受崇祯器重的王承恩，

情，我循着湿滑的青石梯级朝上迈，但依然难禁浮想联翩。也许，对崇祯的印象在于他是一个太可怜的皇帝，享年33岁，在位 17 个年头，苦撑危局，劳心劳形，到头来却落此下场。崇祯不该死。天启七年（1627）夏，当那个只知埋头制作木器的明熹宗朱由校一命归西时，信王朱由检才 17 岁。作为皇弟，他遭兄长临终遗命，连夜进宫承继皇位，是为明思宗，号崇祯。

【诗画印象】



【且听风吟】

我走到青青的桂树旁，凝视枝叶星星点点的光芒就像生命
我忍不住赞叹了一声
我想着该想的事情，慢慢接近一堆温暖的草垛
走出庭院，看见空气清新得像新鲜翻的水田
我忽然而寐，如荡在荷叶稠密的湖上
月亮如白莲，绽开夜空
仿佛童年或爱情
这时我就闻到淡淡的馨香
树木都一本正经的致意
我就坐在庭院里，看着平静而坦荡的田野而正午的风正好吹过村庄

的巡线工作》文章应征去了。没想到，获奖了，小文还在副刊的头条位置予以刊登，这可是我发表在市级刊物上的处女作呀。同事看到了，纷纷来电祝贺；领导知道了，特意要去了文章的电子版，存了档。于是，写作的信心，在工

【“中国梦·我的梦想故事”征文】

# 一个巡线工的作家梦

方言

录用七篇次，2011年录用九篇次，2013年达到十一篇次。我发表在《燃气简报》上的数十篇小文也有幸被周季刊——《城投港》选发了。

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勤奋，幸运之神总会眷顾你。在集团公司举办的数次征文比赛中，我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其

在树下以绢结套，让崇祯踩着肩膀钻进去。最后一次伺候了主子之后，自己亦面对皇上，在槐树上自缢……两天以后，人们才发现已经僵死的君臣。其时，崇祯以乱发遮面，脚上一只靴子脱落……

阵雨初歇。在老槐树下站久了，直觉阴气袭人。为了摆脱过于沉重的心

这时的大明王朝已是百孔千疮，积重难返了。

万历以来，旱、涝、蝗灾频仍，饿殍遍野，以人骨为薪，煮人肉充饥的事早不鲜见。饥民们铤而走险。关外的后金崛起，攻城略地，对中原虎视眈眈。更为凶险的是朱由校的乳母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，把持朝政，一手遮天。魏忠贤狂妄到竟敢胁迫皇后，残害嫔妃，称“九千岁”，把朝庭内外搅得昏天黑地。

崇祯初入官禁之时，宫中充满肃杀之气。这个刚继位的少年是夜极为紧张，饥肠辘辘而不敢进食，和衣而卧还通宵秉烛，时时提防不测。

曾经控制了朱由校的魏忠贤，自然想控制崇祯。然而崇祯表现出了非凡的镇定和干练。他不露声色，循序渐进，先将乳母逐出宫廷，尔后又突然削除魏忠贤大权，继而又命锦衣卫捉拿治罪，逼其自裁。

这时的崇祯，创造了一派上下思治的气象，让朝野看到了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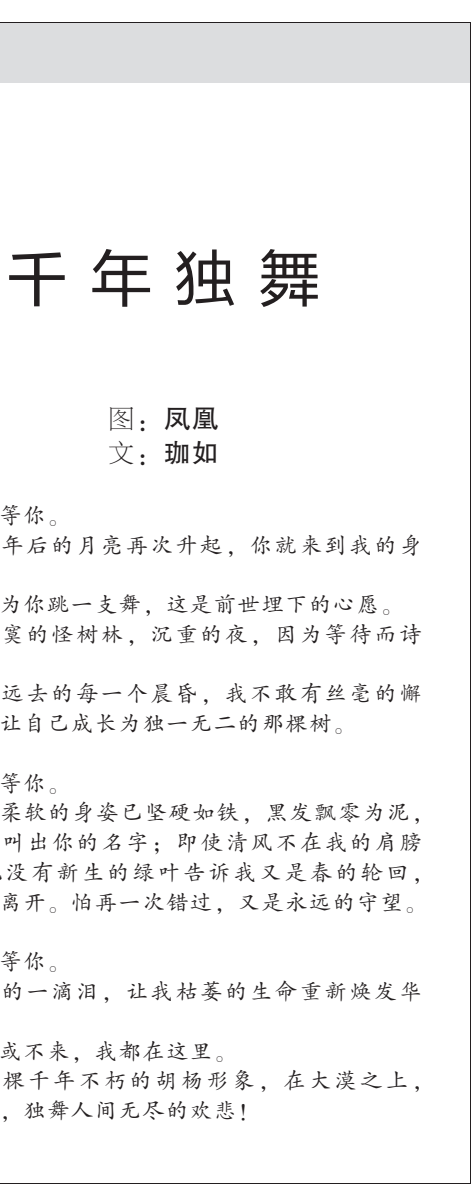
崇祯本人的确也一心想励精图治，做中兴之主。他不近女色，不耽享乐，早起晚睡，粗茶淡饭，埋首政务，在历代帝王中极为少见。

然而崇祯确又该死。且不说明王朝加速崩溃的巨大惯性，不说连年天灾人祸，崇祯本人也不具备中兴之主的雄才大略。他性情急躁，凡事急于求成，待人苛刻，一有失误便予以严惩。遇事多

疑又忠奸莫辨，朝令夕改又独断专行，直至能臣良将冤杀殆尽。到后来，将帅们各怀私心，外不能抗击清军，内不能弹压内乱，终于兵败如山倒。他消除了魏忠贤的阉党，又起用了无能的太監；平反了东林党人，又造成了新的倾轧和党争。崇祯这个外强中干的勤政者，当他怀着万般苦楚，孤独地走向生命终点之时，大明王朝也在他的手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

历代帝王凡六百一十一人，除自身原因，官闱之变、战争亡国等非自然死亡者近半。而亡国之君，自己不得善终，还殃及子孙。假如朱由校不做皇帝，他可以自由自在尽情地钻研他的木工活，做一个快乐的水匠，也不致于在二十出头便撒手人寰。再上溯，如李璟、李煜、赵构，如果不在帝位，兴许在词和绘画方面更有建树，还不至于承担误国之责而遭历史无情揶揄。

幸福是一种感觉。拥有权力不一定是福，拥有财富也不一定是福。幸福是一种思维方式，一种思想方法，一种健康的心态。嫉妒不会幸福，眼红不会幸福，偏执与过激也不会幸福。和平的日子里，豁达乐观的人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找到幸福的感觉。这样一想，从山顶回望那棵老槐树，觉得它倒是权衡人生浮沉、得失的标尺了，而先前心头的苍凉感也随之消失。慢慢下山去吧，咱普通百姓也去品味品味属于自己的那些幸福。



图：凤凰文：珈如

我在等你。
等千年后的月亮再次升起，你就来到我的身边。
我要为你跳一支舞，这是前世埋下的心愿。
在寂寞的怪树林，沉重的夜，因为等待而诗情画意。

回首远去的每一个晨昏，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努力让自己成长为独一无二的那棵树。

我在等你。
即使柔软的身姿已坚硬如铁，黑发飘零为泥，我已无法叫出你的名字；即使清风不在我的肩膀停留，也没有新生的绿叶告诉我又是春的轮回，我仍不愿离开。怕再一次错过，又是永远的守望。

我在等你。
等你的一滴泪，让我枯萎的生命重新焕发华彩。

你来或不来，我都在这里。
以一棵千年不朽的胡杨形象，在大漠之上，弱水之畔，独舞人间无尽的欢乐！

那天，我好像感到了什么
南方温馨的太阳像少女远远近近的脸
在它金黄的光芒里，桂树
站在我的身旁

前边的草坪上，鸡们悠闲散步
我知道一些事情正在发生
我就坐在庭院里，看着平静而坦荡的田野

中在集团“巡线工作”征文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。在2010年宁波市总工会举办的“书香宁波·读书励志”职工读书活动征文比赛中，我撰写的一篇题为《读书·相伴·乐趣·变化》的文章喜获二等奖，为所在的燃气集团和其上级单位——宁波建委赢得了宝贵的荣誉。除此之外，在2013年，我尝试着写了一首题目叫《美丽宁波建设者》的现代诗歌，应征于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和宁波文联共同举办的“美丽宁波·活力职教”诗歌征文比赛，居然获得了优秀奖。诗歌能获奖，对我，很意外，更是不易。今年3月，我参加了宁波文联和宁波日报社联合主办的“美丽宁波”征文比赛。尽管比赛中高手如云，而我还是幸运地获得了优秀奖。其实，我也怕输、怕写不好，可是，每次遇见征文赛，不管是哪里的，只要是正规的，只要有充裕的时间，我都会好好地努力准备一番。因为无论结果如何，于我都是一次不错的提高，或者说是一次鞭策，这就是写作的独特魅力，这就是写作赋予我的力量……

向《燃气简报》投稿的同时，我也

不忘写一些其它的稿子，试着向各类报刊杂志去投稿。从“石沉大海”到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——我的几篇散文、随笔和小评论分别在《北仑时报》、《余姚日报》、《鄞州日报》、《宁波晚报》和《宁波日报》以及《文学港》杂志上发表了。“聚沙成塔，积腋成裘。”伴随文章发表数量的与日俱增，我终于符合了“宁波作家协会”的人会资格。2011年，我被批准加入宁波作协。小时候梦想成为一位作家，如今不经意间在工作之余得以初步实现。这虽然可喜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：今后仍需不断努力，才能飞得更高，到达幸福的文学彼岸！

“只要肯努力，就没有攻不下的堡垒；只要肯吃苦，就一定能得到甘露。”作家梦引我走向黎明，梦想在远方，也在你身边。

中国梦 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

## 八月十五的故乡

叶志勇